

學術對談

對話普立茲新聞獎得主

統稿：黃煜、徐立丹



上排 (由左至右) : Michael Parks、Jim Amoss、Connie Schultz、Hank Klibanoff

中排 (由左至右) : Julie Cart、Jane Perlez、Damon Winter、Angharad Law

下排 (由左至右) : 毛孟靜、麥燕庭、廖建明、閻丘露微

A Dialogue with Pulitzer Price Winners

Editors: Yu HUANG, Lidan XU

Abstract

We face a media landscape that would have been almost unrecognizable in the 20th century. With technology making the world smaller and closer, the past decades have seen an explosion of media tools and sources, media conglomerates, the emergence of citizen journalism and social media, et al.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s also been an expansion of female professionals into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which used to be an almost exclusively male profession.

During 2–9 November 2009,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eld its 3rd Pulitzer Prize Winners Workshop and invited seven winners of the Pulitzer Prize, the US media industry's most prestigious award, to the campus. They shared with us, in a series of seminars, forums and lectures, their perspectives on the current media landscape and o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In two forums, quoted below, they explored concerns and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real news continues to lose ground to sensationalism and entertainment, about whether old-fashioned journalistic values—like objectively reporting the facts or balancing views from all sides—are going to the cultural wayside and about the kinds of difficulties women journalists may encounter in their career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uang, Y., & Xu, L. (Eds.). (2010). A Dialogue with Pulitzer Prize winner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 1–16.

一 新聞從業者職責：告知，賦權還是娛樂？

對談人：Michael Parks、Jim Amoss、Connie Schultz、Hank Klibanoff、
Julie Cart、Jane Perlez、Damon Winter、毛孟靜、廖建明

編者按：新聞究竟怎麼了？打開電視，翻開報紙，滿眼「爆炸性新聞」、「流血頭條」、「悲情事件」……中立且如實的報導存在但似乎越來越少。有人說商業力量介入與追求利潤是影響新聞品質的主因，很多媒體從業人忽略了新聞的本質，只關心觀眾要看甚麼，於是為了爭奪受眾，迎合受眾，我們眼睜睜看着越來越多的新聞煽情化，娛樂化。另一方面，這個行業卻有越來越多的莘莘學子垂青，其中女性的比例大有呈上升趨勢，反思新聞價值的意義成為業界以及社會的迫切需要。2009年11月2日至9日，由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主辦的第三屆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在港舉行。本次活動邀請七位普立茲得獎者來港演講授課，他們分別是：Michael Parks、Jim Amoss、Connie Schultz、Hank Klibanoff、Julie Cart、Jane Perlez以及Damon Winter。在為期7天的學術交流活動中，七位得獎人分別以各自的新聞報導專長為背景，通過19場論壇、公開講座、座談會以及課堂分享等多種形式，與師生、媒體從業者以及公眾交流心得體會。他們在不同場合，不約而同講述了同一個話題：如實報導的重要性。正如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本次工作坊開幕式強調，傳媒報導若不真實，就會破壞傳媒、政府以及公眾之間的互信關係。在此，我們摘錄兩場論壇的精采觀點，與各位分享！

參與者簡介

Michael Parks，曾任《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總編輯，1987年普立茲國際新聞報導獎得主，得獎作品「中肯全面」的報導了南非反種族隔離政策，現為美國南加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Jim Amoss，《皮卡尤恩時報》(*Times-Picayune*)主編，任職期間帶領該報分別於1997以及2006年獲得普立茲公共服務新聞獎，其中1997年得獎作品全面分析了威脅全球魚類供給的各種情況，2006年得獎作品多角度報導了颶風卡特里娜(Hurricane Katrina)以及災後情況。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4期(2010)

Connie Schultz，《克里夫蘭報》(*The Plain Dealer*)和創作人聯合會(Creators Syndicate)的專欄作家，2005年普立茲新聞評論獎得主，得獎作品獲評審委員譽為「替受迫害者和弱勢社群發聲」。

Hank Klibanoff，曾任《阿特蘭大憲法報》(*Th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新聞部編輯主任，2007年普立茲歷史類獎得主，得獎作品《種族鬥爭：傳媒、民權運動與民族覺醒》(*The Race Beat: The Press,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 and the Awakening of a Nation*)一書深入研究有關美國南部民權運動的新聞報導。

Julie Cart，《洛杉磯時報》記者，2009年普立茲解釋性新聞獎得主之一，得獎作品深入分析美國政府對西部日益嚴重的山火威脅所投入的救火資源以及取得的成效。

Jane Perlez，《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記者，2009年普立茲國際新聞報導獎得主之一，得獎作品以創新角度報導了美國加深對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的軍事和政治挑戰。

Damon Winter，《紐約時報》攝影記者，2009年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得主，得獎作品深入且多方面的展現美國總統大選活動中的巴拉克·奧巴馬。

毛孟靜，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兼任講師，資深傳媒人

廖建明，香港《信報》項目總監

毛孟靜：當今媒體的角色到底是甚麼？是告知觀眾還是賦予觀眾權利；是娛樂觀眾還是這些功能的集合？人們都認為讀者對於媒體忠誠度的來源是媒體的可信度，那麼我們現在的媒體還有可信度嗎？人們普遍反映的自我審查等現象早已影響了媒體報導的客觀公正性。

Connie Schultz：我認為我們在座的任何一位對於我們的工作都是嚴肅認真的，絕沒有為了引起別人的注意而誇大任何內容。相反，我們的工作卻使我們得罪了許多人。我認為媒體的信譽是需要透過出色的新聞報導贏得的；如果有信譽缺失的情況發生，那麼通常是因為媒體記者沒有很好的完成他們的任務，履行他們的職責。現在人們認為媒體的角色是娛樂大眾，我認為這都是由電視媒體造成的，而我們(嚴

肅的主流媒體)卻冤枉地戴上了這頂帽子。我要明確指出,作為記者,我們的職責不是娛樂大眾。

Jane Perlez:「媒體是為了愉悅觀眾」,我認為這種提法實在是有一點不公平。我們對待工作的態度是非常嚴肅的,我們盡力報導最好的新聞故事,目的是為我們的讀者提供真實的消息,這是我們的職責,而且這個職責在當代社會中並沒有改變。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媒體是我們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棟樑,它是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媒體扮演監督政府的角色,它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覺得「娛樂媒體」的說法實在是有一點出格。

毛孟靜:現在許多人說報紙已經過時了,人們都上網看新聞了,沒有人再去訂閱報紙了。你們都同意這種說法嗎?

Jim Amoss:當人們上網瀏覽新聞時,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所閱讀的內容還是由那些為傳統媒體採寫新聞的記者貢獻的,這些資訊占了網路媒體訊息總量的絕大部分。這正是我們業界所面臨的一個問題,那就是讀者認為他們獲取資訊是免費的。我認為傳統媒體缺乏一個好的新聞行銷模式。

廖建明:近年來美國各大報紙的發行量大幅下跌,請各位對此做出評價。

Michael Parks:各大報紙的發行量的確是在下滑,但是事實上各家媒體卻有了更多的讀者,而且這些讀者是來自全球各地,這都得感謝網際網路為我們做出的貢獻。報紙發行量的下滑僅僅是由於它商業模式的過時,並不是新聞業的失敗,新聞在我們當今的社會仍然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通過現在的報業危機,我們需要找出,也必須找出一條振興報業之路,找到一個更加合理有效的商業模式。

Hank Klibanoff:雖然已經為時已晚,但是還是有一個教訓值得我們學習,那就是報業是世界上最差的自我推銷員。報紙從來沒有向大

眾介紹過報紙存在的目的和價值究竟是甚麼，而且報紙從來沒有借用任何的宣傳攻勢去宣揚報紙對於社會的意義。雖然報紙對於我們的社會是如此的重要，但是由於宣傳的缺乏，人們並沒有意識到報紙在社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另外，在過去的30年中，報紙總是想盡辦法去討好讀者，挖空心思去報導讀者想要知道的，這就導致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娛樂媒體」和一些內容膚淺的新聞報導。這些媒體沒有履行他們應盡的義務，他們害怕被稱作「主流媒體」。我認為這是導致報紙發行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毛孟靜：你們是否認為讀者的好奇心(對於非嚴肅新聞的興趣)已經戰勝了人們對於嚴肅新聞的需求？

Hank Kilbanoff: 我認為有的媒體花大量的資源去報導那些娛樂或者其他類似的新聞自然有他們的道理，因為確實有這些花邊新聞存在的市場。但是這不是我們需要做的，並不是所有的報紙都需要模仿那些花邊小報，嚴肅的新聞媒體必須做出自己的抉擇。

Julie Cart: 在美國被稱作「主流媒體」並不是褒獎。我在大學裏所學的是「新聞記者是資訊大門的守護者，我們決定甚麼是新聞，怎樣報導新聞」。這聽起來似乎有點過於自大，但是如果你是經過專業訓練的嚴肅認真的新聞工作者，那麼你就完全有能力去承擔這個責任。在當前這個經濟環境下，資金壓力的確不容忽視，所以有的人提出新聞報導的內容需要與市場的需求結合，那樣報紙的發行量才會增長。但是，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甚至是危險的，因為新聞內容的選擇必須由接受過專業訓練記者做出，而不是由市場所決定。讀者可以選擇他們想要的新聞，但是我堅信我們所做的「嚴肅新聞」總是有它自己的市場，我們必須保持我們新聞報導的高標準、高品質，那樣才能使我們的報紙可信，贏得讀者的認可。我們不應覺得被稱作「主流媒體」是不光彩的事。

Michael Parks: 我想問一下在座的有誰不通過網路獲取新聞？我們需要的是為報紙尋求一種新的商業模式，通過另一種方式來做新

聞。與過去相比，我們所有人都變成了更加「貪婪」的「新聞消費者」，而且消費量極大，這都是拜網路的出現。我們對於新聞有了新的定義，可以在我們指定的時間和地點得到我們想要的新聞，這種變化不僅改變了報紙，它同時也改變了廣播及電視。有人發問說將來的報紙將會是甚麼樣？部分人的回答是：我們需要創造一些新的東西，就像當年的CNN一樣。我認為將來我們肯定會看到新的新聞傳遞模式，它在初始階段將會是嘗試性的，但是最終它會成熟起來，我們也將能夠從中獲利。我對企業家的創造精神有充足的信心，我相信他們將會創造出新的新聞行銷模式。

毛孟靜：請問各位覺得在將來我們會看到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網路寫手與職業媒體工作者競爭的局面嗎？

Hank Klibanoff: 對於新聞媒體來說，大部分的盈利還是來自報紙的銷售及其廣告，只有很少一部分的盈利是通過報紙的網站實現的。報紙不能僅僅依靠網路，那是自殺性的舉動。當談到網路新聞與紙質媒體新聞內容的比較，我不得不承認有的網路文學品質的確很高，但是讀者在網路更多看到的則是一些網路寫手無端自負的言論，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支持。我只相信通過深入報導而得出的結論，不會相信那些天馬行空般的「批評家文章」。我認為有的讀者真的會被這類沒有事實依據文章所蠱惑，誤入歧途，這種情況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那麼甚麼樣的人可以阻止這類情況的發生呢？就是像**Connie Schultz**這樣通過事實說話，告訴人們甚麼可信、甚麼可鄙的記者和專欄作家。我希望我們所有的人都能夠辨別新聞報導的真偽，分清哪些是嚴肅的有事實依據的報導，哪些是人們肆意編造的「偽新聞」。

Jim Amoss: 我不知道今後新聞的商業模式將會變成甚麼樣。我們所做的嚴肅新聞猶如「菠菜」，雖然味道不誘人，但是富含營養。我們不能強迫讀者吃我們的「菠菜」，儘管它的確是對讀者有益的。我們必須承擔起我們對社會的責任，為讀者提供有益的資訊並且起到監督政府的作用。也許讀者不會主動去關注一些艱澀難懂的話題，他們可能

更加傾向於輕鬆的娛樂新聞，但是我們不能因為讀者的偏好而放棄我們的責任。

毛孟靜：有人說我們大可不必擔心網路寫手，因為我們作為新聞媒體有我們自己的優勢。你們同意這個觀點嗎？

Jim Amoss：作為網路寫手本身並沒有任何不對，相反，網路上的許多文章在我和我的同事看來，完全達到了可以發表在我們報紙上的水準。許多網路文章實際上是由專職記者所寫，這只是另一種新聞報導模式。

Michael Parks：有的博客內容的確不錯，但是總體來說，網路寫手及博客的問題是他們的「標準和品質」。我們所處的時代要求我們能夠辨別新聞的真偽和新聞品質的好壞，我們不能像過去一樣，滿足於「新聞文盲」的狀態。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大學都可以開設一門「新聞掃盲課」，教會學生判斷新聞的方法，這對於民主社會的建設將會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只有真正瞭解社會和國家的國民才能夠做出正確的判斷，選擇符合公眾利益道路。批判性思維同樣適用於學生的新聞通識教育。

毛孟靜：既然網路上有高品質的新聞報導，為甚麼我們還需要訂閱報紙呢？僅僅通過網路閱讀不就可以了嗎？我們是不是不再需要紙質報紙了？

Hank Klibanoff：你所說的這個現象已經在我們身邊發生了。就像我們的祖先拋棄石板而採用紙來記載歷史一樣，我們可能也會在今後的某一天放棄紙質報紙而採用數碼媒體。問題的關鍵不是我們採用甚麼樣的媒介來報導新聞，新聞報導的方式及其專業程度才是我們應該關心的。有的網路媒體有很好的新聞報導，有的卻做得差強人意；報導娛樂新聞也並沒有錯，但是屈服於商業壓力而減少嚴肅新聞的報導是絕對不可取的。如果今後網路媒體可以像我們當今的紙質媒體一

樣關注社會問題，做出專業的新聞報導，那麼我並不在乎新聞是以甚麼形式傳達到讀者的。無論是紙質還是數碼，只要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沒有改變，它都是可取的。

Damon Winter: 新聞報導需要耗費許多的人力物力，一般只有傳統的媒體才可以負擔這樣高成本製作。我認為，網路媒體如果沒有其他方面的支持，是很難達到傳統媒體所達到的水準的。

毛孟靜: 為了讓報紙有一個更好的明天，我們可以做些甚麼呢？有人說我們當代的報紙不是在報導新聞，而是在報導記者的主觀想法。你們同意這個觀點嗎？

Jim Amoss: 我們不能向商業壓力屈服，不能僅僅跟着市場走。新聞工作者在明確自己社會責任的同時，需要明白新聞機構的商業運營機制，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發展新聞事業。躲避我們所面臨的危機是不現實的，那樣意味着我們在等待報紙的死亡。

Connie Schultz: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許多都是女性，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銘記在心的一句格言「別人怎麼稱呼你是他們的事，你怎麼回答卻是你自己的事」。現在的許多娛樂節目都在告訴我們，我們需要的是甚麼，作為將來的新聞工作者，我希望你們不要再等待「邀請」，你們現在就應該承擔起社會責任，去改變這種狀況。

觀眾: 我想知道美國一般新聞工作者的收入是多少？

Damon Winter: 我認為選擇新聞事業的人都不是想靠新聞事業而變成百萬富翁的。我們的職業讓我們體會一些常人無法體會的東西，我們很享受這種新聞工作者經歷。

Julie Cart: 在新聞界你們會感受到許多的競爭，你們會沒完沒了的加班，甚至週末都在工作。但是你能從中得到許多，當然這也許不是

物質上的獎勵。我們都在繼續做我們的工作，因為它是最偉大的工作之一，它能夠使你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能夠堅持做新聞的人都是充滿激情的，他們有自己的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如果你僅僅是為了賺錢，那麼我建議你去做公共關係或者企業宣傳。

Connie Schultz: 我為我所從事的職業而感到驕傲。為了我們報紙的生存，我和我的同事已經主動降低了我們的工資。我曾經採訪過許多有錢人，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們厭惡他們奢侈的生活。

觀眾: 在這個資訊大爆炸的社會中，許多讀者甚至沒有時間去讀新聞標題，請問我們做深入的新聞報導還有現實意義嗎？

Jim Amoss: 我所聽到的最多的關於取消報紙訂閱的理由就是「我太忙了，根本沒有時間讀報，家裡沒有讀的報紙一摞摞的都成山了，我好有負罪感啊」。對於此類理由，我總是持懷疑態度。如果報紙對讀者沒有任何有意義，沒有提供給讀者任何有幫助的資訊，那麼他們就不會花費金錢與精力去訂閱報紙了。所以我們作為新聞人就必須明白：我們的新聞是與人們生活緊密相連的，是對人民生活有現實意義的。

Hank Klibanoff: 你需要做的是設身處地的從讀者的角度出發，設法找到讀者想要瞭解的資訊。如果你想讓你的文章從海量的新聞報導中脫穎而出，你需要報導其他媒體沒有報導的事件。但是這一切都必須基於出色的新聞調查和採訪，沒有這些做基礎，再好的新聞寫作水準也不能使你變成好的新聞工作者。

Michael Parks: 新聞工作的實質就是傳遞資訊，無論是採用文字，圖像還是其他任何方式。我們需要確保的是我們的作品有時效性，是與公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是人們不可或缺的資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出色的完成我們的任務，履行我們的使命。

二 新聞行業 女權崛起？

對談人：Connie Schultz、Julie Cart、Jane Perlez、毛孟靜、閻丘露薇、
Angharad Law、麥燕庭

編者按：七位普立茲得獎人對新聞專業的恪守，對媒體報導方向的堅持，對新聞專業學生的循循善誘應該是本次工作坊的最大收穫。他們對有那麼多學生對新聞有興趣感到高興，同時也有擔憂，而這些學生中，85%都是女性。恰巧與以往兩屆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工作坊相比，本屆活動多了女性得獎者參與，於是一場由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主持，Connie Schultz、Jane Perlez、Julie Cart以及本港三位卓越女性記者代表：鳳凰衛視新聞採訪總監閻丘露薇，曾任法新社記者的毛孟靜以及BBC駐港記者及製作人Angharad Law等共同參與對話的座談會應運而生，整個會談火花四起，掌聲不斷，六位資深女記者從某種程度都在傳達一個信息：身為女新聞從業者要對自己的專業充滿信心，知道如何應對尷尬的處境，如何順利採訪到自己想要的新聞內容，如何在工作的时候兼顧家庭。

參與者簡介

Connie Schultz，《克里夫蘭報》和創作人聯合會的專欄作家，2005年普立茲新聞評論獎得主，得獎作品獲評審委員譽為「替受害者和弱勢社群發聲」

Julie Cart，《洛杉磯時報》記者，2009年普立茲解釋性新聞獎得主之一，得獎作品深入分析美國政府對西部日益嚴重的山火威脅所投入的救火資源以及取得的成效

Jane Perlez，《紐約時報》記者，2009年普立茲國際新聞報導獎得主之一，得獎作品以創新角度報導了美國加深對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的軍事和政治挑戰

毛孟靜，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兼任講師，資深傳媒人

閻丘露薇，鳳凰衛視新聞採訪總監

Angharad Law，BBC駐港記者及製作人

麥燕庭，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麥燕庭：首先我想問問Julie，當初作為一個新人加入體育記者的行列，有沒有甚麼令你感到尷尬的經歷？為何後來會改變方向開始從事調查性報導？

Julie Cart：我之所以入行做體育記者，是因為當時找不到別的工作。就這樣，我在《洛杉磯時報》每天工作10小時。就體育報導而言，確實是有不少女性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因為美國體育一向都是專業運營的，是一個大產業。賽後，我們的採訪通常都在運動員更衣室裏。我們會問運動員在比賽時的感受，因為我們需要在報導中引用他們的話。這樣的工作環境可能對其他記者而言真是很奇怪。起初的時候我覺得很尷尬，因為那些男同行們可以直行而入，而我要進入更衣室時，大門卻關上了，這真叫人感覺不舒服。但是沒有辦法，這是我的工作，我沒有選擇。

毛孟靜：不好意思打斷一下，在你採訪的時候，大部分運動員都是半裸嗎？

Julie Cart：你知道這就是許多女性體育記者被拒絕進入更衣室採訪的原因之一，但其實一條毛巾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而像Michael Jordan這樣的專業球員都不會在更衣室裡隨意「裸露」。另外，更衣室裡還有許多女性攝影師，這就是她們的工作。因此這是個社會性的問題，是美國文化造成的問題。許多男性同行會這麼認為，「噢，又是朱莉，今天肯定會出狀況！」而事實上，我們報導的原則都是相同的，並沒有區別。這幾年體育行業更加職業化。在比賽結束後，教練和隊員可以直接接受我們的採訪，一方面他們保護了自己的隱私，另一方面，採訪的機會也公平多了。

麥燕庭：還有許多領域是女性記者很少涉足的，比如說戰爭報導。但就我所知，《紐約時報》的戰地記者中有四位都是女性，Jane，你們是怎麼做到的？

Jane Perlez：我想我們四位戰地女記者最有意思的共同點是：我們都沒有孩子，其中兩位還沒有結婚。對於我們兩位已婚的記者，我們的丈夫都非常體貼。我的丈夫以前也是記者，而另一位則是律師。雖然我在巴基斯坦，丈夫在倫敦，但是工作結束後我會回到倫敦盡可能和他在一起。從1988開始，我就作為駐外記者在非洲報導，而我的丈夫當時正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寫文章。之後我們又到過中歐，華盛頓，印尼。我們一起旅行，一起工作。但這樣的旅行生活對有家庭有孩子的女性駐外記者幾乎不現實。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當她的孩子到了7、8歲時，她不得不找一個大城市定居下來。

麥燕庭：看來以後要當駐外記者的女性可能得保持單身！

Jane Perlez：我不希望婚姻和家庭成為女性記者的束縛。就我所知，有一位女記者，她不能長期駐國外進行報導，因為她有孩子有丈夫。事實上這恰巧就是駐外記者的生活工作方式，那就是住在一個地方，從各方面瞭解它然後進行報導。現在這樣的駐外記者越來越少了。僱傭全職的駐外記者很昂貴，另外一方面，現在的年輕人都不願意從事這份職業，我也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對我而言，這真是一份讓人興奮的職業。要知道1988年我剛入行時，《紐約時報》一位著名的駐外記者對我說，「Jane，你真是個幸運的人，駐外記者可以像拿着獎學金旅行一樣！」這是真的，你不需要自己出錢就能週遊世界。這真是份好工作。女性記者可能要在工作和家庭間作出一個選擇，但後者並不是阻礙你工作的理由。

麥燕庭：在新聞領域，編輯室裏大都是男性說了算。Connie，作為一個評論記者，你希望通過文章來提升對女性權利的認識嗎？

Connie Schultz：在美國，這的確是個事實，編輯室，尤其是經營權都掌控在男性手中。對我而言，我用不著他們對我客客氣氣，只要別妨礙我做事就行。在普立茲獎評論文章的領域內，只有兩位女性獲

得獎項，從這點你不難了解，男性是占主導地位的。我是女權主義者。男性和女性是平等的，女性的地位不比男性低，也不比他們高。我的文章涉及很廣，關於工人階級，關於美國中西部，關於紐約之外的生活。我有一個同行朋友，她因為沒被邀請參加一次編輯會議感到生氣。我卻問她，「你為甚麼等着被人邀請？」我想這一點對女性很重要，因為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在對女性的教育中，我們總是學着謙虛，學着被邀請。許多人認為我不應該在報紙上發表評論文章，僅僅因為我的丈夫是參議員。我的回應是，婚姻並不能阻礙女性進行獨立思考。

關於女性適不適合報導或者有沒有資格報導的質疑，我的回應是，「你覺得你問這樣的問題適合嗎？」我不能接受他們平白無故的質疑，事實上他們也無法解釋他們的質疑。

Julie Cart：這讓我想到了我寫體育報導的經歷。曾經有一位報導美式足球的同行質疑我，問我對美式足球都瞭解甚麼。我的回答是，沒有一位報導足球的職業記者可以踢職業足球，我並不是一個例外。我的工作就是了解這項運動，除此以外我無能為力。如果說男性的運動賽事女性沒有能力報導，那麼像體操這樣的女性專案，男性記者也不應該參與報導。所以當有人質疑你的女性身份時，你就用逆向思維進行思考。

麥燕庭：我和閻丘談論過評論記者的問題。閻丘，能和我們分享一下中國內地女性評論記者的現狀嗎？

閻丘露薇：事實上，確實是有一些女性從事評論的工作。讓我從頭說起。兩周之前，我在北京參加了一個關於求職中性別歧視的研討會。會上我碰到《南方週末》的一個同行，他告訴我他們想找一些女記者在評論版發表文章，但最後卻沒有找到。這令他感到困惑，而我也不知道是甚麼原因。中國的現狀是，專欄女作家確實不少，但是真正受到媒體關注的，可能就只有我一個。如果談到媒體的女性管理者，

還是有一些的，比如《財經》雜誌的主編胡舒立（編者注：胡舒立已于2009年底離開《財經》雜誌，2010年1月起任《新世紀》周刊總編輯），她就負責評論版，而我也在我的公司裡負責管理。這些例子都可以用來反駁行業中的性別歧視的存在。如果真要尋找問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開設專欄或者評論版在中國都還是萌芽狀態，而這個小圈子，可能也是以男性為主導的。但是如果女性希望進入這個圈子，只要有自己的見解，像我就會自己寫博客和專欄，肯定會有機會並且會贏得讀者的尊重。這取決於機遇和個人努力，而不是性別。

麥燕庭：毛孟靜，能和我們說說香港女記者的故事嗎？

毛孟靜：在浸會大學新聞系，男生是絕對的少數，而在香港新聞界，約80%的記者都是女性。儘管這樣，女記者卻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她們的前途看似順利，但卻隱藏着許多問題。香港的新聞行業表面沒有性別歧視，但我的學生入行做記者後，三五年大都轉行從事其他職業。媒體絕大多數由男性掌控，而我聽說某家電視臺的男老闆總是抱怨女職員「麻煩」，這個詞卻很少用來形容男職員。我想這就是一種普遍的心態。就我個人而言，我唯一的遺憾是沒有成為法新社駐北京的記者。就像之前Jane所說的，法新社的合同放在面前，但我就是沒有辦法接受，因為我不僅是個女人，我還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我會說普通話，對中國的情況也瞭解，去北京工作是有優勢的。因此放棄是我的選擇，並不是因為性別歧視。

本文引用格式

黃煜、徐立丹（編）（2010）。〈對話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4期，頁1-16。

